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三十九回 酒罐能裝鐵拐 葫蘆悶住仙姑

卻說鍾離權對仙姑說他祖母比爹年紀還大，不覺失笑起來，道：「你這孩子，說說又說出孩子話來，自然祖母比你爹大，好似你比你爹要小，這還用說麼？」鍾離權也笑起來，道：「我姊姊名叫大姑娘，他今年□二歲了，我卻只有九歲。我還有個大哥哥，聽爹說是被老虎銜去的，因此我爹恨極了虎豹。他在□年前還是一位大好老咧，這四近山中的野獸死在他手下的不知多少，後來生了姊姊和我兩個，他便把所有全身的本領都教與我們，他老人家自己卻因前年到一個地方，被許多虎豹圍起來，打了一夜，雖然得了性命，他一身的氣力都使完了，到了天光時候，有人看見他臥在地上，口吐白沫，身子軟迷迷地，做不得主，幸還能講話，求到人家將他背了回來。從此以後，他就不能入山，也更不和這些野獸作對了。」仙姑聽了，不覺點頭歎息道：「孩子，你瞧罷，你爹爹那般英雄、那樣人才，因逞自己勇力，專殺虎豹，結果還被虎豹所傷，此身成為殘廢。可見人生世上，有這幾分力氣，最好是不用以害人殺物，留著氣力作些有益於世或保衛自身之用，才是個正當道理啊！」孩子道：「姊姊，你的話對的，我爹先時恨不得馬上派我姊弟入山，殺完四山虎豹，後來自己得了毛病，就不大肯耗峻險這些勾當了。他說的話兒可不就和姊姊你才說的是一般道理麼？我相信爹這教訓，也就相信姊姊你教給我的都是好話了。」仙姑聽了益發欣悅，便說：「天時不早，你家中一定等你回去吃飯，你快帶我同去，我一定把收伏虎豹豺狼的法子傳授與你，從此以後，也好少和禽獸為難，免致多殘生命。而且我這法兒，不但可以制伏禽獸，如遇不良之人要有橫暴行為或為害地方或與你作對，你也不必和他對打，只消默默地念一遍咒語，就能令對面之人失其抗拒之力。孩子你瞧這法子好麼？」孩子聽說，歡喜得手舞足蹈，連叫幾聲：「好姊姊，你真是我的好師父。我爹和祖母都說要替我聘請一位有本領的師父，誰知今天就遇著了。師父請先，我們一同走回去罷。這豹子呢，丟了它我有些捨不得，師父用些法力牽了它回去，聽我爹爹發落罷。」仙姑因要收伏鍾離權，度他出世，不能事事拂他意思，失小孩子家的歡心，因笑說：「你走罷，我自帶它跟了我們去。」於是又用手一指，豹子一躍而起，垂頭帖耳地跟住二人一同走過山後。

鍾離權用手指道：「那邊有個大竹林，竹林後面有兩棵大樟樹，沿河岸上那一所房子就是我們住家了。」仙姑正在順著他的小手遠遠望去，誰知那所房屋還沒曾瞧清，卻先察見一件非常可怪的事情，只見竹林前面對著二人所走這邊，有一個口小腹大的酒罐子，自己能夠行動，口朝上底在下，踉踉蹌蹌向仙姑等遠遠迎來。仙姑大驚道：「孩子你瞧，那是個什麼東西？怎麼自己會動的，但又不見生腳，那是什麼緣故啊？」鍾離權望了一望，笑道：「哦，這東西麼，那是一個人呀。師父原來沒有瞧見，這瓶口上有個人頭伸出在那裡。這人就算得京城中一個最怪的怪人兒，師父怎的不認識他麼？」仙姑這時也已望見那瓶口上面果然有個人頭伸在外面，心中不覺大疑，因問孩子：「可知這怪人是哪處人氏，到此有幾時了？」孩子道：「這人沒家沒室，他就住在這個罐子裡面，有時把罐子丟在路上，人卻出去，三天兩天常常不歸；有時帶著罐子走路，好如人和罐子相連，分拆不開的樣子。師父才瞧見他帶罐子而行就是了。這人不大和平常人說話，也不見他上街買物、回家吃飯，而且罐口小人體大，也不曉他如何能夠進出無礙。他不說姓名，人家也不能認識他，只知他是一個烏黑硬梆的跛子，手中常拄著一根鐵拐杖兒，他自己就稱為鐵拐先生，人家也便喊他鐵拐先生。師父你說罷，這鐵拐先生怎麼算得他的姓名呢？」

仙姑見說，著實沉吟一回，望見鐵拐來得相近，慌忙領了鍾離權迎上幾步，向罐口伸出的黑頭兒行個禮兒，招呼道：「先生哪裡來，待往哪處去？貧道何……」說到一個「何」字，鐵拐先生把個黑頭在罐口連點三點，頭與罐觸，有聲「轟」然，引得鍾離權哈哈大笑起來。鐵拐先生先對仙姑說：「你莫說，說他則甚，打量我和你一般不生眼珠子麼？連個兩代的老伴侶都認不得呢！」仙姑聽了，愕然不解其意。鐵拐先生卻又向鍾離權笑道：「孩子你笑什麼？告訴你罷，不是我這罐子經不起我這幾點，除了我這鐵頭，也休想碰得罐子發出這陣聲音來。」鍾離權聽了，把兩隻小眼睛兒張得大大的、圓圓的，瞧住鐵拐先生發怔。鐵拐先生笑道：「你別糊塗，莫膽怯，你就施展出你那打豹的氣力，把這罐子連叩三下，看能夠發聲不會！」鍾離權見事情如此離奇，倒有些遲遲疑疑，不敢就動。鐵拐先生笑對仙姑說道：「倒看你不出，這位令高徒才受了你幾句教訓，就恁般小心起來。」仙姑和鍾離權聽了此話，越發大驚失色。仙姑不覺深深為禮道：「知道先生乃天上金仙遊戲人間，貧道出家多年愧少成就，久思皈依正道，奈人海茫茫，未有所遇。今逢先生，定蒙指教，真三生大幸也。」鐵拐先生不等他說完，大笑道：「你倒會客氣，我可給你麻煩死了。你既要就正於我，怎麼把我這徒弟搶了去？」

仙姑聽了茫然不知所謂，忙問：「仙師此話怎講？弟子和仙師初次見面，怎說弟子搶了仙師的徒弟去？」鐵拐先生笑道：「那孩子不是叫鍾離權麼？那不是我的徒弟麼？你雖和他有緣，怎比得我是請命祖師特來作他保護教訓之人來的，怎麼你一見面就敢收他作徒弟呢？」仙姑見他事事先知，益發信他必是真仙，忙又下拜道：「師父多屈了弟子也。師父道行這樣高深，怎不知道師生之說出於孩子口中，弟子並沒敢答應他，不過見他具大力氣，而且出於小小孩童，心中不免有些驚奇，認為可以造就。後來見他一經屈伏，便那般服禮，心中愈加愛他，便想隨他到家，指教他一些法力。這還是小事，弟子私心實願引他入道，莫將上好質性被人世物欲所迷，如能引入正路，將來再求名師，授以大道，不難造就成仙。區區之心不過如此。聖明如仙師，決無不能諒察之理。今既得遇仙師，也是此子之幸，不但他，就是弟子也願列入門牆，追隨仙駕，庶得早成正覺，脫離凡俗，不勝幸甚。」說罷又拜。

鐵拐先生未及回言。那鍾離權是孩子心性，忙將仙姑一把拉住，說：「師父且慢行禮，我們把這位師尊請到家中去，要是先生的道法真比師父高，我和師父一同拜他為師；要是不然，我還是拜師父學些本事，莫上人家的當。」仙姑忙喝道：「不得胡說。這位師父才是真正仙人，你哪裡看得出來？」鐵拐先生哈哈大笑道：「哦，這孩子他竟忘了本來面目了也。罷，罷，既你這麼說，我要不顯些小本領給你瞧，你便做了我的徒弟，心中也未必服我，還當我是什麼拐子，故意給當你上。你要有了那種疑心，修道決不進功，卻不費我一片婆心。走走走，你們瞧呀，那不已到了你們家中麼？」仙姑和鍾離權聽了這話，大吃一驚，睜大眼睛一看，咦，這真怪事，不但已到了鍾離權家，而且都已到鍾離權家中的正屋內。

鍾離權父親老俊和他姊姊大姑娘都坐在下首，講什麼家常咧，一見三人突然而入，不覺都嚇得站立起來。這仙姑卻□分疑心這位鐵拐先生不要就是昨天送他到趙家，施行縮地法的那個費長房麼？至於鍾離權，年紀雖小，心地極明，他已曉得只此一端，真是天仙大法，遠非仙姑收禽降獸的本領可比。心中一亮，馬上跪在地上，向鐵拐先生連叩了幾個響頭，口稱不：「師父在上，弟子鍾離權拜見。方才言語造次，褻瀆師父，萬望寬恕則個。」鐵拐先生哈哈大笑。仙姑也萬分喜慰，也要拜他為師，行個謁見之禮。鐵拐先生慌忙止住，笑道：「使不得，我不是你的先生。你自有玄女為師，強我百倍，何用另外求師，況且你我是兩世老友，只因修道早晚不同，成就的淺深稍差，但是將來成功還是一樣。今既在此相遇，可謂他鄉遇故知，有甚賜教，知無不言，怎敢居於師位呢！」仙姑聽說，兀是茫然，問道：「弟子無論如何記不起何處與仙師會過面來。弟子自問記性不惡，實在不敢妄言曾經瞻謁金顏，望仙師明示。」

鐵拐先生笑著搖頭道：「你們只知見人察貌，全是形下之學，怎能相通於神？不見而知，化形而辨，這本是你功夫欠缺之故，委實難怪。方才你又想到昨天用術助你之人，你便認為是我化身，這不能不算你想得靈敏，然而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兒，須知你昨天所見之人正是我新近欲度而未成者，其人姓費名叫長房，昨天老道對你說的費法師即是此人，怎麼你又疑心是我咧？」仙姑見自己心事又被猜破，不覺面上微赤，心中愈覺佩服，但因他說的話兒事事先知，既說不能為師生，自然有個理由在內，卻等他說出曾經相見之事，再作計較。不料鐵拐先生只說了這幾句，便掉轉面孔和老俊父女相見。此時老俊已得他兒子稟報上項情事，老俊也久聞都中新來怪人之事，今兒鐵拐先生有此大法，肯收兒子為徒，焉有不願之理？也就扶著女兒肩頭，想要跪拜下去。鐵拐先生大笑道：「你子既是我徒，你便是我東人，東人對於先生，只有奉獻東脩之責，萬不敢當跪拜的大禮，請坐罷，我還要對令郎說說話

兒。」老俊只得再三感謝，仍舊扶著兒女退坐下首。鐵拐先生指著說道：「你這個人恁大年紀，走起路來還不及一個小孩子，豈不慚愧？」一句話說得一座哄然。鍾離權忙又把老子打獸受傷之事說了一遍。鐵拐先生笑道：「我卻不信，天下哪有人被獸傷的道理，只怕他這毛病還是假裝出來的。」鍾離權見他一味滑稽，也笑起來道：「爹，師父說你是假病呢！姊姊把爹攙起，讓師父瞧瞧，才見病的真假。」

大姑娘依著，真個把爹攙起。哪知攙到一半，頓覺他爹身子輕得什麼似的，一點不覺其重，大姑娘用過了氣力，反把身子打了一個趔趄，幾乎跌下地去，轉是老俊伸出一隻手兒，想去拉他，更不道這一拉只用三分氣力，已把大姑娘一個身子捉小雞似的提了起來，同時老俊自己也覺疼痛盡除，精力照舊。

一時仙姑並父子三人都駭然稱怪，老俊卻已明白是鐵拐先生替他醫治好的，忙著把身軀立正，立時回覆了□年前老英雄氣概，大聲說道：「我老漢為因舐犢情深，立心要殺盡近山虎豹，不料傷害過多，自身先受報應，年未老朽，身先殘廢，□年來身軀麻木，痛苦難言還是小事；每念天賦膂力，不能用以濟世，反而忽為殘廢。雖說虎豹也是害人之物，理該驅除，但上天生物必有其理，天既生之，我偏要置之死地，而且殺害過當，大非仁人之心，每一念及，自覺枉負老天生才之心，天良內疚，比身體上的痛苦難堪□倍。今幸仙師降臨，俯賜援救，□年沉痾，一旦痊癒，大約也是老天念我過失雖多，但心地不壞，如今受罪已滿，所以假手仙師，恢復我的健康。從今以後，老漢有生之年皆上蒼額外所賜，而仙師親手玉成，仙師既不受謝，老漢惟有臂牽兒女努力為善，以期上答天庭，兼祝仙師仙壽無疆而已。」說罷，即命權兒：「快和你姊姊代我向仙師叩頭道謝。」二人依言向鐵拐先生跪拜下去，鐵拐先生只得受了，因笑對老俊說：「令郎既列貧道門下，貧道須得教他一些本領，方不負他拜師一場；還有這位仙姑，貧道和他是兩世道友，邂逅相遇，也要盤桓幾時，請老英雄替我們預備兩間淨室，一間作何道友寢處之所，一間為我師徒傳授之室，至於貧道本人，有這罐子，足夠終身睡起，卻用不著再費手腳也。」

老俊沒口子答應，說即刻就去收拾兩間淨室應用，又道：「師尊盡在這罐子中，不太辛苦麼？何妨出來散散步兒。」鐵拐先生大笑道：「老英雄看得我這罐子不足容身麼？讓貧道作個小東，奉邀各位到我這敝寓玩一回來何如？」他一面說一面已把個身子跨出罐口，向眾人一擺手兒，說一聲「請」，於是仙姑當先絕不猶疑地走到罐口，老俊等三人先是懷疑，及見仙姑已入罐口，霎時不見，於是鼓勇而前，走近罐口一望，鐵拐先生舉起袍袖一遮，三人但覺眼前略略一黑，原來身子已經入罐，遙見裡面別有天地，幽雅曠遠，大異人間。前面仙姑和鐵拐先生並立一處，朝他們招手兒咧。三人急忙舉步趕上前去，只見一隻巨豹伏在當路，三人不覺都吃了一驚。鍾離權更是萬分疑訝，因為他認得這豹就是自己打伏，曾經仙姑施法帶回家中的那孽畜，自從跟隨鐵拐先生回家，因沒工夫查問到豹子身上，還疑惑鐵拐先生未把它帶回，丟在半路也未可知，怎的卻先到了他那罐子中去？當下把這話悄悄告訴他爹。

老俊忙喝道：「不用多言！那自是仙師的道法，他有變化路徑遠近，強奪天地造化的功夫，何在這些小事？」鍾離權才不敢說。三人一面講話一面已到了仙姑和鐵拐先生身邊。鐵拐先生笑問鍾離權：「可瞧見你那豹子麼？你莫小覷此畜，他還和你有些世誼咧。」一語未畢，不但父子三人大惑不解，就是仙姑也莫名其妙起來。不知鍾離權怎和畜類有甚世誼，請看下回分解。